

孟东野诗集





2 040 0464 7

孟 东 野 詩 集

孟 郊 撰

华 忱 之 校 訂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173 字數207000 開本850×1168 耗132印張10 $\frac{1}{2}$ 插頁2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6000 冊

定價1.00元

前言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生於公元七五一年（唐玄宗天寶十載），死於公元八一四年（唐憲宗元和九年）。關於他的家世，由於文獻不足，我們已無法詳細知道。根據現有的一些資料來看，僅僅知道他的先世並非豪門世族^①。他是在他父親任蘇州崑山縣尉時生於崑山的^②。從他送李翱去蘇州的詩：「小時履齒痕，有處應未銷。舊憶如霧星，悅見於夢消」一些話來推斷，他幼年至少是在蘇州生活一個時期。

在「安史之亂」結束以後，也就是說，在代宗李豫統治時期，唐朝開始出現了藩鎮割據獨立的局面。特別是在德宗李适整個統治時期，諸藩鎮互相勾結，與唐朝廷相抗衡，爭奪統治權的戰爭最為激烈，人民所承受的苦難也極其深重。當時唐朝的封建統治，大有搖搖欲墜之勢。這情況，正像

① 據韓愈「孟生詩」：「場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羞參」可證。

② 見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

『新唐書：李希烈傳』所說：『五賊（按指藩鎮李希烈、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納等）株連半天下。』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內部宦官與朝臣之間，新官僚與舊官僚之間的矛盾衝突也日趨尖銳。互結朋黨，彼此傾軋，形成了複雜多變的政治局面。孟郊就是生長、活動在這樣矛盾重重的時代和社會裏。這種殘酷的現實，對於孟郊個性的成長和他後來創作風格的形成，都是有相當影響的。

『舊唐書：孟郊傳』，稱他『少隱嵩山，稱處士。』他的先人墳墓據說也在洛東^①。這些當然與他壯年時的遊踪多在河南一帶，不無相當關係。根據孟郊在『弔盧殷』詩中追述他壯年時和盧殷一班人馳騁詩酒場中的情形（如：『初識漆鬢髮，爭爲新文章。夜踏明月橋，店飲吾曹床。……高嗜綠蔬羹，意輕肥膩羊。吟哦無滓韻，言語多古腸』等等），可以想見詩人壯年時的氣概也是相當豪邁的。同時他還參加過詩僧皎然在湖州所組織的詩會^②，他就是這樣詩酒流連地度過了牠的壯年的。這一時期，也正是河南、河北諸藩鎮與唐朝廷鏖戰正酣的時候，他面對着這樣的現實，自然不能緘默。他曾經以他親身的感受，寫下了不少如『殺氣不在邊』、『感懷』等憂時憤世的詩篇。

一直到公元七九一年（德宗貞元七年）、孟郊四十一歲的時候，他滿懷着激奮的心情，由湖州到長安應進士試，竟連遭兩次落第。他在『冠蓋滿京華』的長安，受盡了冷落和白眼，刺激很大。但也因此使他對於當時一些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有着較前稍爲深刻一點的認識。在他當時所寫

① 見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

② 見孟郊『送陸暢歸湖州因題題故人皎然塔院羽壇』及『過江陵故臺上人會中鄭方回』詩。

的一些詩篇中（如『長安早春』、『長安道』等），鮮明地表示了他對於朱門豪族的嘲諷和反抗。並且，終於在第二次落第之後，懷着憤慨失意的心情，開始了楚、湘等地的長期漫遊。一直到第三次再到長安應試時，他才中了進士（時在公元七九六，德宗貞元十二年）。由於屢試始得一第，使他寫下了像『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科後』）那樣的詩作；但這也證明孟郊的『氣度窘促』。不過在封建社會裏，像孟郊那樣屢試不第的文人，在內心情緒上長年感受着壓抑和苦痛，因之，在他一旦登第後的揚眉吐氣的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孟郊不止一次地希望用他的詩才和文筆作爲進身之階，以逐步實現他的政治抱負。但，事與願違，當他在登第後再來洛陽應吏部銓選的時候，他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個溧陽縣尉（時在公元八〇〇，德宗貞元十六年）。這和孟郊原來的企圖和抱負都是不相稱的。因之，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他：「役於江南，有若不得然者。」可以想見他在當時的心情是如何抑鬱寡歡了。

孟郊在溧陽任內，由於這種「有若不得然者」的心情，便爾終日行吟，不事公務；平時和那班庸俗的官僚也總不能協調，招致縣令的不滿。縣令乃以他「曹務多廢」，另以假尉代東野，「分其半俸」^①。這使他不能再俯首帖耳地敷衍下去了，於是毅然辭官，表示抗議。以後一直到公元八〇六年（憲宗元和元年），才因河南尹鄭餘慶的推薦，再度踏上仕途，任河南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

① 見『新唐書·孟郊傳』及唐陸龜蒙『賣李賀小傳後』。

郎○。開始在洛陽的立德坊定居下來，度着「一句一手版，十日九手鋤」的較以前稍爲安定的生活。他晚年的歲月，絕大部分是在洛陽度過的。

但他在洛陽居官那幾年中，仍然受着「俗流」的譏毀。那時他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生，認識得較前更加透徹些了。他一方面感到「豺狼日多」，世路險巇，他過去所抱的政治企圖，已遭受到很大的打擊，無法實現；留給他的只不過是一些痛心的回憶。他在「秋懷」十五首中感歎道：「去壯暫如翦，來衰紛似織。觸緒無新心，叢悲有餘憶。」「蹇行散餘鬱，幽坐誰與曹。抽壯無一線，翦懷盈千刀。」這些話，都反映出作者晚年的壯志銷磨、感懷既往的愴痛心情。他另一方面，又由于老病侵尋，一貧徹骨，甚至達到了「瘦坐形欲折，腹飢心將崩」的地步。他就在这種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雙重困頓下，感到了悲哀和失望。不得不把他的心靈轉而寄託在對佛經道書的鑽研上去。促使他發出了像「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親」這樣沈痛的呼聲！但當公元八一四年（憲宗元和九年），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再度招他出任興元軍參謀的時候，他又不自禁地振作起孱病之身，不顧道路遙遠，掙扎着從洛陽赴任，結果由于暴疾，在途中——河南閿鄉——結束了他那淒涼寂寞的一生！從上述孟郊一生的主要經歷看來，他扮演的，正是封建社會裏那些坎坷不遇的文人們所共同扮演的悲劇的角色。他爲人正直，耿介，雖然「裘褐懸結」，但始終不肯趨附權貴，「俯眉爲可憐之

色』。他這種性格，正和封建官僚社會的習俗相矛盾，因此，他希望僅憑自己的才能來取得應有的政治地位的願望也就難以實現了。這就激發起他的憤懣。自然，他這種憤懣，更多的是含有個人窮達的因素；但由此出發，却使他對於當時封建社會澆薄的世風，以及一切巧諂非義的不合理的事象，看得更爲清楚。他就用他的創作，表達了這種憤懣，以示反抗與批判。在他的詩裏，就有「詩人苦爲詩，不如脫空飛。一生空臆氣，非諫復非譏。」「萬俗皆走圓，一身猶學方。」「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這種憤激不平之聲！前人常說孟郊「性狷介寡合」，又說他的詩多矯激不平之音，其原因就在於此。但這種由於個人榮辱得失而發出來的不平之音，往往會曲折地反映了某一特定的時代和社會的生活面貌，也正是過去文學史中常見的現象。我們對孟郊那樣的一個詩人，是不能簡單地一筆抹殺的。

二

我們如果進一步從孟郊所處的時代社會和他一生的經歷遭遇來考察他的詩歌內容的主要特色，那就可以看到，在他的詩歌中，是相當真實地描繪了他那種「裘褐懸結」的貧苦無告的生活實況的。讓我們聽一聽詩人自己的申訴吧：

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牀，四壁風入衣。

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床，枕席不解聽。

——秋懷

這冷酷的現實，帶給詩人的不幸是如何沈重呵！但詩人的回答却是：

零落雪文字，分明鏡精神。坐甘冰抱晚，永謝酒懷春。

——自惜

倚詩爲活計，從古多無肥。詩飢老不怨，勞師淚葬葬。

——送談公

而詩人的個性又是如何的倔強！他在舊社會中堅持操守、不肯同流合污的耿介品質，都從他的創作中突出地展示出來。所以我們說，他所描述的雖然只是個人的窮苦遭遇，但實際上，也正反映了封建社會無數的文人們共同的悲慘生活和苦悶心情。

但作者的創作還不止於此。他還進一步地用他的詩歌來控訴封建社會上一些不合理事象，批判奔競勢利的封建關係與封建習俗。他在「峽哀」十二首詩裏用「毒波爲計較，飲血養子孫」一類的話，來形容譏人們的陰險可怖；在「擇友」、「傷時」等詩裏，用「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擇友」）「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成路人」（「傷時」）一類話，來揭穿了封建社會和士大夫階級的虛偽勢利。

作者還常常以他深刻犀利的筆鋒對一般豪門貴族，給以辛辣的嘲諷；對被壓抑和被損害的勞動人民，則也間或為他們申訴；由此寫出了一些反映社會問題和關懷人民生活痛苦的出色詩篇。如「長安早春」：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探春不為桑，探春不為麥。日日出西園，祇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織婦辭」：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怠窗下機。如何織紵素，自着藍縷衣。官家勝村路，更索栽桑樹。

這兩篇詩都是對照地寫出了兩個階級不同的生活內容，表示詩人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不滿，和對勞苦大眾的同情。此外作者還在「寒地百姓吟」里，有同樣對照的描寫。他一方面寫着「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的寒地百姓的生活苦況以及他們願為向燈投火的飛蛾而不可得的憤激心情，另一方面又寫着豪門貴族的「高堂搥鐘飲，到曉聞烹炮」的享樂腐化生活；這就鮮明地揭露了兩個階級生活的對立和矛盾，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

作者關心人民生活疾苦的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反對當時統治階級內部所進行的內戰上。他寫出了不少像「殺氣不在邊」、「感懷」、「弔國殤」等詛咒非正義的戰爭的詩篇。特別是在「傷春」中，更形象地描寫了當時內戰給人民帶來的沉重苦難：

兩河春草海水清，十年征戰城郭腥。亂兵殺兒將女去，二月三月花冥冥。千里無人旋風起，鸞啼鵲語荒城裏。春色不揀墓旁枝，紅顏皓色逐春去。

這確是一幅傷心慘目的亂後景象！作者在這裏表現了他的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懣，也是替被難的廣大羣衆向當時封建統治集團提出了抗爭。

在藝術表現方法上，也顯示了作者獨創的藝術才能。他慣於用白描的手法，形象化的比喻，來誇張地突出他所要描寫的對象。儘管在他詩裏往往著語不多，但却用最恰切精鍊的語言描摹出難言之情和難狀之景，而又含意深遠，耐人尋味。如大家所熟知的：「南山塞天地，白月石上生。」（「遊終南山」）「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車」）「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贈炭」）這一類設想佳妙的詩篇，在他的詩集中是屢見不鮮的。又如「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一詩，更集中地運用了很多形象化的比喻，如用「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忽忽畫地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顧停筆，驚浪恐傾船」這些語句，來誇張地表現出獻上人奔放不羈、變化萬端的草書技能，使人讀了，就像看到了一幅氣韻生動的水墨畫卷。

韓愈在「荐士」詩裏評價孟郊的詩說：「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濤。」這幾句話確是相當中肯地刻劃出孟郊詩歌的語言特色。如他的「洛橋晚望」詩：

天津橋下水初絕，洛陽陌上人行絕。榆柳蕭疎樓閣閑，月明直見嵩山雪。

雖然僅短短四句詩，却是情景交融，尤以結尾一句，硬語盤空，不僅使人看到雪月交輝的景色，且

有使人精神高舉的氣概，得有餘不盡之致。其它的如「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秋懷」）「商氣洗聲瘦，晚陰驅景勞。」（「秋懷」）「山色挽心肝，將歸盡日看。」（「堯歌」）「每彈瀟湘瑟，獨抱風波聲。」（「答郭郎中」）等等「劇目鉢心」的詩句，都可以看出作者在刻畫景物，抒寫情懷這方面的語言藝術是富有獨創性的。作者在「石淙」十首詩中描寫石淙的風景時有這麼兩聯：「入深得奇趣，昇險爲良躋。」「古駭毛髮慄，險驚視聽乖。」我以為這幾句話如果用來形容他自己創作的語言風格倒是很確切的。

但孟郊的詩一方面固然具有如韓愈所稱道的那種硬語盤空、拗折奇險的語言特色；另一方面，却又往往吸取樂府民歌的優點，運用一些明白易曉的俚語寫詩，如「遊子吟」、「送柳淳」、「留弟郢不得送之江南」諸詩，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一種平易沖淡的風格。他的「濟源寒食七首」和「送淡公十二首」裏面的「銅斗」、「射鵰」諸篇，都是洋溢着強烈的生活氣息，顯示出他所受民歌的影響。這兩方面的特色，在孟郊的詩中，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統一的。這就使孟郊的創作，在中唐的詩壇上能够獨樹一幟，別開生面，構成孟郊的那種白描中顯凝鍊，奇險中見平易的獨特藝術風格。

這一切藝術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又是和孟郊的窮苦的生活實踐、豐富的想像力和亢激的思想感情分不開的。我們應該把孟郊描寫個人窮困生活的詩篇和他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詩篇聯繫起來又區別開來加以理解；從而正確地認識孟郊那些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詩篇，都是有着他個人實際生活作爲基礎的，都是作者在現實生活的痛苦磨鍊下，通過他自己親切的生活體驗和嘔心瀝血的藝術構思

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由於孟郊曾經經歷了坎坷不遇的窮愁困苦的生活，所以他對於勞動人民的生
活苦況就有較為深切的體會，他的思想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些相通之處的，
發而為詩，也就較有激動人心的力量了。南宋嚴羽、元辛文房都說，讀孟郊詩「使人不歡」^①。蘇
軾、元遺山論孟郊詩，或比為「寒蟲」，或譏為「詩囚」^②，大概都因為孟郊的詩，多作苦語，所以
不為蘇軾、元遺山諸人所欣賞，但蘇軾仍然認為孟詩是：「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歌君江
湖曲，感我長羈旅。」這就可見孟郊的詩，在藝術感染上所取得的一定效果。

三

現存孟郊詩四百幾十首，絕大部分都是樂府和古詩。他的樂府詩如「遊子吟」、「古別離」諸
作，都寫得委婉動人。他雖然寫作一些近體詩，但在字句和聲律上，也往往不受對偶和平仄的限
制，仍然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拗折古勁的風格。這自然和他所抱的文學主張有密切關係。

我們知道，唐朝初年的詩體，大多是承襲齊梁以來崇尚聲律駢偶的餘風。柔靡綺麗的「宮體
詩」曾經風行一時。一直到了陳子昂和李白纔提倡「漢魏風骨」，把當時趨向頹廢的詩風初步扭轉

① 見嚴羽『滄浪詩話』及辛文房『唐才子傳』。

② 見蘇軾『讀孟郊詩』（其二），及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其十八）。

過來，引向所謂「雅正」的道路。所以韓愈在「荐王」詩中說：「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因陵暴。」他這段話，可以說是相當概括地敘述了自漢魏以來古典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及其優良傳統。這和韓愈在當時所提倡的「務反近體」的古文運動是相輔相成的。而孟郊正是不僅在理論上成爲這個運動的支持者和擁護者，並且以他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種文學主張。例如他在「讀張碧集」（張碧，唐貞元間詩人）一詩中說：

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師興亡，陳詞備風骨。……誰作采詩官，忍之不揮發。

他在「贈蘇州章郎中使君」詩中論到章應物的詩時，也說：「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這些詩句，也就是孟郊對唐代詩歌革新運動所提出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和陳子昂、李白、韓愈諸人的論點一脈相承的。他們的目的，同樣都是想藉着「復古」的名義，把詩歌引向革新的道路。所以孟郊一再地提出了「雅正」和「六義」，作爲號召的旗幟。因爲他同樣認爲詩歌是應該有所爲而作的，是應該「証興亡」，「補風教」的。這些對文學的正確的理解，也正是唐代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所共同具有的。因此，韓愈對孟郊的詩有極高的評價。他在「荐士」詩和「送孟東野序」裏甚至把孟郊當作李、杜之後的現實主義詩歌優良傳統的繼承人。這些都可以說明孟郊對於推動唐代詩歌運動的發展，是有一定的貢獻的，當時有人以「孟詩」與「韓筆」並

稱^①，決不是偶然的了。

孟郊在他的詩中常常提到宋玉、陶潛、謝朓、李白諸人，表示對他們極度的推崇。他也是最善於吸取前輩詩人的長處，而加以融化概括，鍛鑄成一種新的風格。如他的「感懷」八首，指陳時事，托意規諷，可以說是有意識地學習阮籍「詠懷」詩的。他的「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等詩的風格，又和陶淵明的詩頗為接近。尤其是他對於謝靈運的詩，格外表示衷心嚮往，並且願以謝詩作為自己創作的準繩^②。實際上，孟郊的詩如抒情寫景諸作，思深意鍊，造語奇警，確是善於創造性地向謝靈運學習的。他揚棄了謝詩的富艷華麗的外形，而吸取了謝靈運所擅長的刻劃形象和煉意的妙處。但在表面上却絲毫看不出刻意摹擬的痕跡，仍然保持着孟郊所特有的凝鍊古勁的藝術風格。當時李觀在「與梁肅補闕書」中曾推荐孟郊的詩說：「五言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李翱在「荐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中也稱道：「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這些評價，雖然未免過高，但大體上，還是可以說明孟郊詩歌創作的淵源和方向的。

但，當時一般庸俗時流對孟郊的詩作，是抱着嘲諷輕蔑的態度的。如孟郊在「懷惱」一詩中描寫當時的情況說：「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冷殭殭，終日悲顏顏。好詩更相嫉，劍戟生牙

① 見唐趙璘「因話錄」。

② 孟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詩中說：「曾是康樂詠，如今寧其英。顧惟菲薄質，亦願將此並。」

關。前賢死已久，猶在咀嚼間。以我殘杪身，清峭養高閑。求閑未得閑，衆謂瞋齷齪。」可以想見他的詩在當時是如何地不被人所理解。但孟郊是把自己的創作當作一生最重要的事業來看待的，他從不向一般譏笑反對他的人低頭。他曾經表示說：「自謂古詩量，恥將新學偏。」（『寄陝府鄧給事』）又說：「瘦郭有志氣，相哀老龍鍾。勸我少吟詩，俗窄難爾容。……顧余昧時調，居止多疎慵。……天疾難自醫，詩癖將何攻。」（『勸善吟，醉會中贈郭行餘』）他就是這樣堅定地不屈不撓地從一般『新學』和『俗流』的包圍中戰鬥過來的。並且，終於贏得了廣大人士的喜愛。唐李肇『國史補』載稱：『元和已後，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俱名元和體。』這裏所謂『流蕩』、『矯激』、『淺切』的種種說法，固然是代表着當時一些正統派文學評論者的偏見；但說明了孟郊的詩，在當時是和韓（愈）張（籍）元（稹）白（居易）諸人，同爲時人學習的典範，蔚成一時的風氣。

如前所述，孟郊的詩在唐代文學史上是應該有相當的地位的。所以流傳至宋，就在兩宋的詩壇上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像宋初以歐陽修爲首的針對『西崑體』所進行的詩歌改革運動，大都以韓愈、孟郊、張籍等人的詩作爲準則的。歐陽修甚至還把他的詩友梅堯臣的詩，比作孟郊。而梅堯臣自己也承認這點，他在『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詩中說：『退之昔負天下才，掃掩衆說猶塵埃。張籍盧仝門新怪，最稱東野爲奇瑰。歐陽今與韓相似，海水浩浩山崑崙。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待郊嗟困推。』○至於稍後的江西詩派中如黃庭堅、陳師道諸人的詩，那種『務去陳言，力盤硬

語」的創作風格，也和孟郊的詩風有着某些淵源。這些都可以說明孟郊的詩對於宋初詩歌改革運動是有一定作用和影響的。歐陽修在「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詩中曾對梅堯臣的詩作過如下評價，他說：「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噉。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①這幾句話確實相當中肯地道出了梅詩的妙處，但用來評價孟郊的詩，也同樣是極其確當的。

當然，由於孟郊的階級出身和歷史時代的局限，在他的世界觀中確也有着庸俗、消極的一面，他的詩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上，也都存在着一些應該批判的部分。在他的作品中，往往僅限於敘述他個人的窮苦遭遇和一些悲歡離合的事件；而沒有把它們融合在更闊大的歷史背景上，有像杜甫的「北征」和「自京赴奉先詠懷」那樣的更大的社會意義。作品的主題也以表現一些他個人認為重要的和有興趣的事物爲多，而不是更廣泛地反映有關廣大人民切身利害的問題。相反的，在他不少的詩篇裏，如「烈女操」、「靜女吟」，還宣揚着封建的「貞婦殉夫」，「靜女檢蹤」的腐朽觀點；他在「初於洛中選」和「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座主呂侍郎」等詩裏，則又表現出他那渴慕功名利祿的庸俗思想。甚至把河南尹鄭餘慶的一次訪問，歌頌爲是「可以榮遠孫」的光耀門楣的事。而當他遭受某些失意時，則又表現出消極避世的思想情緒（如「長安羈旅行」、「隱士」等）；在「旅次湘沅

① 梅堯臣「宛陵集」卷三十五。詩中「石君」謂石延年，「蘇君」謂蘇舜欽，「盧僊」謂盧仝和張翥。

② 「歐陽文忠集」卷二。